

云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此之謂與嘉靖中  
詔旌表雙節云

錄曰愚觀君臣夫婦之際皆以義合二妾  
所以信公以公嘗信於君也公平生憲謬  
自將致

英廟益信任而為權奸側日時宰擠排自後  
懲懲終身不復求售然則二妾者安忍事  
主而不盡其年哉錄之

弘道錄卷

俠六

古

弘道錄

信

俠七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吾  
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  
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弱小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愚意不然夫古之

聖賢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當道者必因  
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其誘掖獎勸之美

孟子之論般觶有以也而况幼冲之君乎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

幼冲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素弱未固  
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之則過而邪

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廣其施溥  
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

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惡也而

透沸矣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  
遏抑之則蒙者之心愈見其不通束縛拘

執殆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  
而不吝矣聖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養蒙

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者可為  
曰將以啖汝既而悔之迺買猪肉以食之

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雖有一言之  
戲迺施於手足之親使而周公者遽然正

其顏色嚴其詞命以為不當封又不當戲  
則成王一言之間未見其不可而惟畏吾

之拘迫切吾之嚴憚其心必轉而向之於  
他矣故曰成之迺所以將順之且使其戲

言之失泯然不見其迹然後吾之言油然  
入人之深矣豈不君臣俱美耶後世迺有

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  
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  
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宋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吳冬十一月已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三  
年春齊侯伐宋圍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  
泓故也

錄曰夫筮龜無當而子魚有智鑿鑿乎其  
言之可信也夫伯雖以力然亦有道焉曰  
愛衆睦親之仁曰排難息爭之義曰聲威  
致志之勇曰度德量力之智襄公乍會而  
虐二國之君不仁甚矣始盟而肆圍城之  
慘不義甚矣創伯而被執伐之辱無勇甚  
矣屢敗而無反已之心不智甚矣無是數  
者吾不知襄公何以求長於諸侯耶今有  
市井不逞之徒其蓄武斷四隣者無人  
也或今日訟一人明日又訟一人幸勝則  
欣然自滿不勝不反諸已乃隔別而求勝  
焉然而縲絏矣刑罰矣身無完膚矣猶未  
足以為懲也必至於大戮而後已焉夫襄  
之禍何異是執以是為鑿筮龜不足憑矣

衛宣公蒸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  
公自取之生壽及朔是為宣姜宣姜與公子  
朔構急于公命往諸齊使盜待于莘而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

旌先往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  
請殺我乎又殺之國人哀之為之賦曰二子  
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  
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避有害

錄曰古人於處死之際必擇一善以為成  
名之地後世則胥亡而已耳漢之衛太子  
史皇孫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均  
之一死也人人得而議之衛之役壽晉之  
申生民到于今稱之豈非能擇死乎或曰  
君子貞而不諒二子之爭諒而不貞言必

信行必果硬硬然小人執雖然不諒不果  
紛兒而奪之食其去教子能幾何哉能幾  
何哉

檀弓石祁子之父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  
人卜所以為後者人謂之曰沐浴佩玉則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先  
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錄曰孝弟順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  
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是命於元龜是也彼

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已謀人而不謀神何  
俟啓籥見書而後知三龜之不從哉

漢書高后欲立諸呂昆弟為王問右丞相陵  
陵曰高弟刑白馬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  
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

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  
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  
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錄曰剪桐之信與啖血之盟何以異乎叔  
虞手足之親分封者制也故周公當有以  
成之諸呂邪妮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

陵當有以止之此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

正平勃蓋不足言也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處得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則岸下岸崩盡壓殺卧者百餘人少君獨脫不死從其家

依七

五

之長安自卜數日當為侯時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以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决傳舍中旬沐我已

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加以厚賜仍賜弟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於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

富貴驕人

錄曰愚觀漢世大學不明舍天子之元子衆子而不教乃獨教此二人直可謂不知類也已彼絳灌者何所而不為已謀哉始也懼禍之及終也畏命之亡况此所出古

今罕聞一旦得志惕懼若此何况瘳瘳奕世之權寵耶恭所由來之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宋史王安石執政王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

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棄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紫案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析壤小數言不足以應天變神宗覽疏嘉歎諭之曰王

挂欲使卿條具朕謂不應阻格人言以自獲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與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神宗又語宰相曰富弼有章跡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

依七

六

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

以對

錄曰自古乖戾之臣或能欺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天下而不能欺同氣苟其兄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雖泰華不之見其大臣又曰左

右近習多小人壅閉其君豈不曉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信豈天奪其本心如所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者哉不然以老待弼非惟無以副之而以弟叛兄反謂益當自信縱使迷惑何至顛到之者

是耶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得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買賣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以後



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錄曰行實之所狀陟降進退作止語默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

聖賢傳統師友淵源所不係於其因心之論也然則潞公能題之顧不能序之何歟

二夫子之在當時儔美同德譬則圭璋瑚璉肆無貳價而玉人異其品題世將反不信矣四視安禮之訟安石可以同日語哉

王序弟序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彥易嘗攝

興州改四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部判史恨其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錫三秩罷歸而卒母

向氏欽肅皇后姑也哀毀憤切序謂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摠誓言欺我兄弟成立贈

復父官方許歸莫相與勉之遂閉戶窮經史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宰相書持中立

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又以經說寄蘇軾曰二帝三王之時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

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及不遠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薦之應制科遂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下弟克歸大觀中行舍法復以序應詔辭曰昔以母中年求侍

養今母老乃奉詔豈本心乎迺以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至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大司成

考定天下第一詔旌其門太后嘗欲官序輒以避序後序卒考宗謚曰賢節錄曰甚矣晚節之難也以序之篤信好學

不輕仕進悅親信友不干榮祿或議其暮年隱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序迺貴戚之巨擘始之泮廟編文名賢願以顯親之名卒之浮沉無所建立遂以成己之志其居第之華縟恩命之輝煌蓋亦不得

已非可以偉元之行仲車之節貴之也觀者不可不知

理宗幼名與昔弟與尚潛龍時日者嘗言二子極貴人未之信也時史彌遠在相位又皇子岷惡之丞相念欲有所置會浙靖王官無

後欲借是陰以為備有相府館客余天錫性謹愿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至是告歸鄉試謂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

天錫渡江抵越之西門天大兩門左有全保長因過避雨保長具鷄黍甚肅漬史引二子侍立天錫異而門之全曰此吾外孫也天錫憶丞相所屬且其班行良是就以告彌遠遂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驚田治衣冠集繡裳送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踰年彌遠忽謂天錫

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家未幾召嗣沂王迄即位即理宗也

錄曰愚觀余天錫鄭清之皆以學究而致位台鼎迨與昔遺與苒本以齊民而升閑

至尊是時八柄之重九五之貴在於呼吸掌握轉移進退之間朝廷不預聞也母后不預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爾如此好據安得不深信計安得不密

推寵安得不尊而師相又安敢復制儲極

弘道錄 卷五四

三五—三五二

又安敢後恃乎易有不密害成詩有耳屬于垣蓋言權也

通誌明嘉應李承芳字茂卿號東蕃弟承其字世卿號大崖二人清脩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能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

欲直探孔孟遺旨少時其父指鄉人孔御史愛誦衣襟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見愛此耳及長為庠生厭科舉之業所司迫盛就試遂同占鄉書嘗閱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曰詩書者吾

道之迹而已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矣天下士類而無忌憚者莫甚於今之師帥必將一切盡廢去之求老師宿儒如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然

後為得也拜大理評事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世之俯仰負此官矣遂謝病歸世卿嘗一赴會試歸而不遠千里從陳白沙遊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確然曰其

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禁而道存者乎遂歸絕意進取日端坐一室澆滌身心不陟階級徑造本真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及銘白沙之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飛淵淪君子以為其所自見也

錄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慎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蓋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謂理也義也若二公者非所謂卓然自信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耶

俠七

十一

弘道錄

弘道錄

信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聞于人有友七人焉惟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贊秦不虛靈甫

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措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

大學傳曰與國人文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為之表帥有大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為之左右有跖附先後奔走禦侮為之服從苟根柢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倖倖苟且貪矣罔極之事而以服事殺亦虛文矣故不曰朋而曰國人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孔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所賴以踐履

俠八